

「チヨロ松是個什麼樣的存在？嗯……」環臂抱胸，一副陷入思考的模樣，おそ松貌似對這樣的問題感到苦惱。

「當然是偉大的天神賜予我最美好的Present啦！My Dear Brother！」坐在一旁的カラ松倒是沒有什麼猶豫，將一邊手臂放桌，身子前傾表明想法。

「是誰你都會這麼說吧！」おそ松不以為然：「真的要說的話，チヨロ松是個超——級麻煩的傢伙啊！」

「脾氣差又愛裝正經、明明就沒什麼立場吐槽別人卻很愛這麼做、身為弟弟又沒有弟弟該有的可愛樣子、酒量差到不行、天天圍繞著偶像打轉……」おそ松掰著手指一一細數他認為是チヨロ松的特點，當然絕大部分都是缺點，滔滔不絕地抱怨著。

一旁的カラ松雖然方才讚頌著チヨロ松是上天所賜予的禮物，不過這時卻絲毫沒有阻止おそ松批判チヨロ松的意思，反而還跟著話語不時地點頭，似乎在贊同おそ松的論點。

數數落落一大段，甚至有些缺點還被沒意識地重複提到，おそ松終於停下：「——總而言之，就是一個麻煩要死的傢伙。」口乾舌燥地做下總結。

「啊？你說那一松怎麼樣啊？」おそ松盡自將カラ松身旁明顯不是自己拿來的水杯搶過來喝了幾口，又將空杯放回原處，完全無視カラ松皺眉看過來的神色。

「一松啊……也是個麻煩的傢伙吧！」感覺更加隨便地做下評論，「沒錯，就是兩個半斤八兩的傢伙。」

「這麼一說，他們兩個啊……其實還滿像的哦！」おそ松露出神秘的挑眉笑容。

【to be continued.】

#

「一松兄さんは個怎麼樣的存在？」トド松的眼光從手機螢幕上移開。

「一松兄さん就是一松兄さん！兄さん！」一旁的十四松大聲地表達聽似理所當然的想法。

「嗯，就是個變態。」トド松笑得一臉自然可愛，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究竟講出多麼奇妙的定論。

「變態！哈哈哈哈！一松兄さんは個變態！」不知是附和還是單純的起鬨，十四松聽到トド松的想法感覺更加雀躍了。

「啊、這樣講會不會太直接不好聽呀？嗯……但是我已經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詞可以說了呢。」トド松歪頭，用食指撐著下巴狀似正在苦惱，但沒有多久就再度恢復一樣的笑容：「果然就是變態沒有錯了！」

「怎麼樣的變態法呀？哎呀——我不好意思說這種事情啦！很浪費力氣又感覺很丟臉呢！……會在外面當著別人的面脫褲子露屁股、還是個超級受虐狂什麼的，想想不覺得就是個變態嗎？啊！不小心講一些出來了呢，嘿嘿！」トド松毫無歉意地眨眨眼。

「受虐狂！咻咻——！」十四松彷彿被什麼字眼打開開關，跳起身來拉下褲子，露出半截的屁股在外左右晃動，一邊發出類似歡呼的狀聲詞。

「啊——十四松兄さん學得真像耶！」トド松將手機相機的鏡頭移到對著十四松的位置，喀擦一聲將畫面保留起來。

「嘿嘿嘿嘿！トッティ要不要也一起！」

「不了，我可不是變態。」斷然拒絕，トド松輕鬆地擺出女孩子會喜歡的無害微笑，繼續擺弄手機。

「換成チヨロ松兄さんは怎樣的存在啊？」トド松低頭微略思考一陣，一邊滑著手機不知道在看些什麼，沈默的時間比問起一松時還要拉長許多。

「チヨロ松兄さん就是チヨロ松兄さん哦——！」一模一樣的答案，只是代換成另一個人名，十四松這時又乖乖地坐回トド松的身旁。

「一松兄さん是一松兄さん、チヨロ松兄さんはチヨロ松兄さん！一松兄さんは變態，所以チヨロ松兄さん也是變態嗎？」十四松突然講出宛如咒語般的話，連最後下的問題也是個更令人不解為何會下此結論的問句。

「啊，不愧是十四松兄さん呢！」這時トド松卻抬頭對著十四松笑了一下，似乎從思考中脫離出來：「沒錯，我剛剛想了很久……還是想不太到……」接著露出越加燦爛的笑容。

「——似乎也沒有比『變態』更適合形容チヨロ松兄さん了。」

【to be continued.】